



花木情

我的蜡梅树

□蓝梦

我有一颗蜡梅树,20年来和我相随相依,让我魂牵梦绕。

2000年,我喜得一棵蜡梅树,当即盆栽,很快枝繁叶茂,第三年,数枝蜡梅花就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怒放了,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幽香。我情不自禁地吟诵起毛泽东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:“风雨送春归,风雪迎春到。已是悬崖百丈冰,犹有花枝俏。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,她在丛中笑。”

此后,岁月静好,蜡梅花年年如约而至,在寒风和飞雪中自由绽放。它枝繁叶茂,它开花落,它暗送幽香,默默见证着自己的精彩和我们一家的生活。

2005年,我丈夫被查出肝癌晚期,手术治疗出院后不得已住进了农村老家的小院疗养。这株蜡梅也就跟随我们一家人来到了乡下。此时的蜡梅树也长高、长大了许多,栽在盆子里有点委屈。我当机立断,把它移栽到小院的大门前,让它回归自然,根须深深扎入大地……我时常在树根部埋点鱼肚肠、大豆渣、羊粪等有机肥。一年又一年,它在阳光雨露下更加枝繁叶茂,开花旺季似乎常常和我亲切对话,讲述着我的故事、我们一家人的故事,讲述着它自己的经历。

转眼到了2016年,农家小院被拆迁了,而我的蜡梅树却留在了原地,仍然坚守着那片我心中的绿洲。虽然原来的小院成了废墟,但只要看到我的蜡梅树安然无恙伫立着,以前的景致就清晰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我多方咨询,想把这棵蜡梅树捐献给园林管理处,得到的答复是:市园林管理处只接受百年老树。于是,这棵蜡梅树就成了我搬迁后日思夜想的牵挂。

由于拆迁、安置、选房、拿房、装潢……好长时间没去看望我的蜡梅树。

2017年元旦那天,我再次走近久违了的蜡梅树。此时的树上已爬满了野草藤蔓,但树枝上含苞欲放,整体健康,风采依旧。我小心翼翼地除去杂草、扯下枯藤,用板锹把它挖回了家。我买了一只直径80厘米的精美紫砂盆,请一位园艺师傅精心修剪,一棵酷似“梅花鹿”的蜡梅树桩跃然眼前。但我对树桩没有足够的培养经验,发现萌发的新枝条枯萎后,心急如焚,再次把它移栽到小区花圃里,每天都去看它。一天,我看到新长出的枝条被人掐掉扔在旁边,心都碎了。但我的蜡梅树不甘示弱,不断萌发新枝。过了些日子,我发现根部的新枝又被人掐断。就这样,掐了再长,长了又被掐……它就这样一直顽强地抗争着。

2019年清明时节,我的蜡梅树被黄纸钱烧焦,根部的青枝绿叶毁于一旦,此情此景惨不忍睹,我欲哭无泪。我再次用铁锹把它挖回家,我要把它的根留住,跟我到老到天荒。经过仔细观察,我发现它很多根须仍然活着,还有发芽的希望。我把蜡梅树的坎坷经历告诉了同学,他让我把这棵蜡梅树搬到他家露天阳台,他来挽救它。我求之不得。我可怜的蜡梅树,你遍体鳞伤,奄奄一息,现在我把你托付给了一个大爱的护花使者,让你重获新生,虽然暂时离别了我,但20年的风雨历程,已让我们彼此无法割舍。

我的同学把树栽好,把烧焦的树皮作了清理、清洗。我的蜡梅树再也没人敢欺凌了,只有温暖的阳光照耀它,只有大自然的雨露滋润它。前一阵,他很欣喜地告诉我:“我闻到了蜡梅花的清香。”是呀,爱和被爱是人类最美的语言,无需惊天动地,无需海誓山盟。这股清香就是对大爱之心、大恩人一次无言的报答。

我祝福我的蜡梅树枯木逢春,朝气蓬勃,再现往日风采,和我同度韶华,笑对生活。



福鼠(剪纸)

蒋春昇



骨肉情

我们就是父母的“年货”

□朱超群

新年的脚步越发近了,这几天,母亲给我的电话也打得越勤了。

一个月前,母亲在电话里还问得轻描淡写:“快过年了,你们最近很忙吧?忙点也好,有事早做,做完了,可以早点放假,早点休息。”那时候听着母亲的话,我感觉母亲太过想当然,事情总是层出不穷的,哪有做完的时候?更何况,早做完也不可能早放假。

母亲却不管不顾,在杀鸡宰鹅腌鱼腌肉的间隙开始关心起我手头的事来。偶尔电话过来,听我说“在忙”,母亲言语中便满是焦虑:“现在忙一点倒是无所谓,要是过年的时候还那么多事可怎么是好?”我回答:“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,事多事少都不怕。”母亲便在电话那头笑。她喜欢我的乐观,她总感觉能保持一颗淡定、坦然且乐观的心,生活总不会过得太差。

母亲趁着天气晴好,已经早早地灌了许多我们喜欢的香肠。晾干后,电话里,香肠便一度成为了主角:“今年的香肠闻着很香呢,已经煮过一些,味道不错。”感觉我们听得有点馋意迸发,母亲便会不失时机地来一句:“想吃的话,就抽空回来拿吧,管你们一个够。”

实在太忙,终究没有回去拿。而且最近5周岁的儿子频频感冒咳嗽,各种折腾。不敢在电话里让母亲察觉。可母亲终究察觉了。母亲心疼我,心疼孩子,偏离得远又爱莫能助,便只能在电话里给我鼓劲:“没事,过几天就好了。孩子小,感冒咳嗽总是难免的。不要着急……”我点着头,说实话在那一刻我不敢告诉母亲,孩子体质弱,天气一冷就感冒。而母亲的家在乡下,我一度想过,为了孩子,我可能会取消回乡过年的计划。

一周的时间,儿子的咳嗽终于好了,而且听说我们快放年假了,母亲在电话里的声音也变得欢快起来。母亲告诉我,最近这几天天气不错,她把所有我们要用到的被子都晒了个松软。母亲还说,孩子喜欢吃的坚果,还有各种零食,她也陆续都备了个齐。

十多岁的女儿笑着感慨:“感觉外婆天天在利诱我们回老家。”我不由地想到了好久前看的一篇文章,说父母最想要的年货,其实是儿女回家。的确,每天接听母亲电话的我何尝不知道母亲的用心,就像我能感受到的那样,无论母亲准备多少年货,心里想的念的都是我们,于母亲的心里,有我们的新年,才是热闹、祥和、完整的。

看到有朋友在犯难,要回老家了,给父母带点什么好?其实何必犯难,天下儿女都是父母最渴望的那一份年货。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。儿女回家,这个春节便是父母幸福的新年。



婆媳情

和婆婆一起忙年

□刘亚华

前几年,一到腊月,婆婆就跑上跑下,采办各种年货。今年元旦前后,她的肩周炎犯了,稍提一点重的东西就喊疼。我很早就对她说:“妈,今年过年,您就好好休息,年货由我负责,您只需要负责指挥就行了。”听我这么说,婆婆很高兴,但她还是有些犹豫:“办年货要费很多时间的,你那么忙,不耽误你的事吧?”我赶紧找了一个理由:“没事,公司里现在一点也不忙。再说,我都是快四十的人了,您也该教教我一些办年货的经验,等哪天您真忙不动了,咋办?”

看我说得头头是道,婆婆点头答应了。

“腊七腊八,腌鱼腌鸭。”正是腌腊鱼腊肉的好日子。一大早,婆婆便喊我去菜市场。在一个鱼摊位买了三条

大草鱼,我左右手各拎一条,婆婆只拎了一条回家。婆婆教我把鱼剖开,洗净,腌上盐,放在一个大坛子里。做完这些,用掉整整一个上午。

下午的时候,婆婆又说去看看肉。我忙放下手里的活儿,和婆婆一起到了市场。买了30斤新鲜猪肉,按1斤肉3钱的比例撒上盐,放进一个坛子里。婆婆说,这些鱼、肉,需要腌一个星期,才能入味,一个星期后,拿出来用开水洗,再晾干。她叮嘱我一定要用开水洗,用生水洗,鱼肉容易变臭。我频频点头,将这些一点一点记在心上。

准备好了鱼和肉,得去采购几只鸡鸭。第二天一早,婆婆又喊我去菜市场。婆婆买了三只鸡、三只鸭,让我拎回家。她则在一个香肠铺子里,

排队买香肠。香肠是家人的最爱,婆婆每年都会准备10斤左右的香肠。那家的香肠味道最好,因而排队的人很多。我拎了鸡鸭从家返回后,见婆婆仍在排队,主动替换她。旁边的人都夸她有福气,都说她有个心疼人的好儿媳,是上辈子积了福,婆婆听了喜滋滋的,对我又美言了几句,夸得我心花怒放。

我拎着香肠回家,婆婆走在前面,不停地问我累不累。我的手其实被香肠的绳子勒得生疼,但我还是摇了摇头。这十多年里,都是婆婆一个人在置办年货,很辛苦。我这才体会到婆婆的不容易,希望以后多找机会帮帮她,让她轻松些。

和婆婆一起忙年,累而快乐着,忙而成长着。我决定以后的年货,都由我来采办,让婆婆轻轻松松过春节。